

光绪与珍妃

风流皇帝风流史

王云高 著



5
1

风流皇帝风流史

I247.5
1661
2

光绪与珍妃

王云高 著

889710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风流皇帝风流史——光绪与珍妃

王云高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.125 印张 2 插页 124 千字

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300册

*

ISBN7-5059-2064-2

定价:5.80 元

I·1444

目 录

- 一、书龙字光绪迎亲，
盼鸾舆静芬出阁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翁同和微语播情苗，
光绪帝抚车思慧女…………… (7)
- 三、拈桃箭古礼抒新怨，
对红烛咫尺若天涯…………… (11)
- 四、自负聪明慈禧织网，
徒拥虚号隆裕含愁…………… (18)
- 五、施软语光绪成仇，
叩生辰隆裕结怨…………… (22)
- 六、捅蜂巢光绪担惊，
选艳妃慈禧用计…………… (26)
- 七、谋新宠吴大澂上表，
排两难李鸿章画策…………… (33)
- 八、求贤若渴老臣访故人，
似曾相识幼主圆新梦…………… (45)
- 九、翻绿牌帝皇择侣，
解黄毡妃子承欢…………… (54)
- 一〇、缀珠卸珠授受皆情，
献金攫金贤愚立辨…………… (62)

- 一一、庆生辰太后建园林，
卫边疆帝皇宣战事…………… (75)
- 一二、侃侃诤言伊人有节，
斑斑血泪此恨无边…………… (83)
- 一三、锦上添花西后索钱财，
穷极思变珍妃思振作…………… (96)
- 一四、闺阁戏言梳头救国，
宫廷决策纳妾兴邦…………… (101)
- 一五、刚毅逞蛮，帝师卷包袱，
应骥贬职，四士入军机…………… (110)
- 一六、见黑车龚七谈两后，
查疑案刚毅遇双包…………… (117)
- 一七、俏女郎畅谈新议论，
老帝师再试旧单方…………… (122)
- 一八、玩火车珍妃留密友，
崇挚爱光绪遣佳人…………… (127)
- 一九、结权门翰客用苦心，
捆情丝佳人倾热泪…………… (134)
- 二〇、磨刀霍霍权臣切齿，
中怀兢兢帝子惊心…………… (141)
- 二一、怀旧雨涉足粉妆楼，
求护法初访袁世凯…………… (145)
- 二二、是非一黑车难煞龚七爷
东西两客卿蒙却光绪帝…………… (152)
- 二三、光绪帝泪洒瀛台，
六君子血染西市…………… (157)

- 二四、纨袴子覬覦大位，
鸳鸯侣幽会冷宫 (163)
- 二五、悍慈禧狼狈出宫门，
苦珍妃歎驰沉井底 (174)
- 二六、碌碌风尘慈禧尝苦果
绵绵此恨光绪悼伊人 (183)

一、书龙字光绪迎亲 盼鸾舆静芬出阁

奉迎的时辰到了。在贴身太监王商的催促下，光绪没情没绪地离开了养心殿，登了御轿，来到太和殿上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，——今天（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）是他“大婚”的吉期。即使在民间，一个穷汉在结婚的好日子，也要打扮一新，接受几个至爱亲朋的祝贺，何况他，富有四海，贵为天子！

他坐在太和殿的御座之上，放眼望下去，百头攒动，黑鸦鸦一大群人，各依品级，从殿堂直排到廊下，甚至阶梯之下，也还是排满了人。这些人，四品以上的满汉官员，皇亲贵族，平日里就是翎顶辉煌，气氛煊赫，今天换上了吉服，更是满庭喜气：

“皇帝万岁！万岁！！万万岁！！！”

“万寿无疆，如意吉祥！”

“百年好合，万世其昌！”

……

以趴在脚边的一、二品大员领头，大家一边碰着响头，一边善颂善祷，由于人太多了，传到外边，只变成了一阵嗡嗡的交响。

光绪在御座上微微皱了一下眉头，随即又把它抬平了。——今天，皱眉是不好的。今天不但是他一个人的吉期，

也是全体臣民的吉期：昨夜，吏部送来了“开复”的名单，——一批过去因为各种错误而充军、降职的官员，打算在吉期内召回、起复或减轻处分；刑部送来了“特赦”的奏折，——天下犯人，一律减一等发落，“大辟”（砍头）的可改为终身监禁，即使是“绞立决”的极刑，也可以缓刑。

这些，他都准了，为的是与民同乐。

他还知道，从今天起，市上要禁屠三天，天下要禁渔禁猎三天，六部九卿，各处衙门，还要开支一笔款项，从市上买来活鱼活鸟，给予放生。

这一切，都是为了替他积德。

“……茫茫九域，咸瞻舜日之辉；芸：众生，齐颂尧天之德，且夫……”

赞礼官伏在地上，抑扬顿挫地念着，他听到了，但听得不甚分明，他跑神了。他扪心自问，既然百官万民，六合万类，都把今天当作喜期，那末，他自己呢，他喜不喜？乐不乐？

他不晓得。

他今年十九岁了。作为一个青年男子，血液中躁动着一切雄性动物共有的雄性激素，对异性有一种越来越明确、越来越迫切的渴求。按祖宗成例，清朝皇帝应该在十八岁大婚。但是，去年，当钦天监越班跪奏，说今年是“盲年”，成婚不吉，请延大婚之期时，他不知怎的，居然心头升起了一种类似囚徒遇赦般的感情（此刻，他微微抬头，向殿西南角正在跪着磕头的钦天监，还投去了感激的一瞬）。他不晓得，二祖列宗，在他以前坐在这御座上的八位皇帝，在大婚之前是否也有过这样的心理？他只晓得，到明天，他再来到这里接受朝贺的时候，在他的身边就要坐着一个女人，又一位叶赫那拉氏的女儿。这个女人已

经得了名正言顺的皇后封号，和他一道君临天下，成为一国之母。这样，叶赫那拉氏就有了第二个皇后，第二个皇太后，就可能与爱新觉罗家族再平分几十年天下了。

他不由得想起那古老的传说，说的是他的老祖宗努尔哈赤在一场恶战之后征服叶赫那拉部落。然后，战败的头人曾指天发誓，那拉氏哪怕只剩下一个女儿，也要把天下从爱新觉罗氏手里夺回来。为了防止这个古老的预言成为事实，所以二祖曾留下昭昭明训：嗣后皇室不得与叶赫那拉氏通婚。可没想到，他的伯父，文宗咸丰皇帝竟然临幸了那拉氏的懿贵妃，而在他龙驭上宾之际，留下的唯一皇子、他的堂兄戴淳又居然是那拉氏所生的，当他即位成了穆宗同治皇帝后，他的生母那拉氏便成了君临天下的“圣母皇太后”。后来同治死于天花，按祖宗成法，本来该找个“溥”字辈的侄孙来嗣位，但她不甘成为徒有虚名的“太皇太后”。她要抓权，于是才找到他戴溥，作了新的儿皇帝。四岁入嗣大统以来，又十五年了……

他还想起另一个传说：道光十四年十月初十，宣宗在热河狩猎，皇太子奕訢随行。当时有一白狐挡道。宣宗旻宁弯弓搭箭，正要射杀。奕訢连忙拦住劝谏：“圣上皇恩广布，泽及山林，这才感召得灵狐迎驾。圣上不如恩上加恩，放它一条生路。”宣宗从谏，便绕道而行。不料回来之际，这个白狐仍然在路上挡道。宣宗怒不可遏，一箭把它射死了。十六年后旻宁晏驾，奕訢继位，是为咸丰。即位之初，广选秀女，他亲自看上的一位美女，居然是叶赫那拉氏的女儿，内务府进呈的名册，还载明她生于道光十四年十月初十。奕訢心存警觉，即将她发往圆明园承值，免得她在紫禁城中秽乱宫闱。唉，又谁知情丝缚人，理智难抵，后来，就是这个作出英明决策的文宗宠幸了她，使她由

秀女而贵人，而嫔，而妃，而贵妃，而皇后，而皇太后……直到如今成了主宰天下的“老佛爷”！

这些，都是民间传说，按理说，深居宫禁的儿皇帝是不会懂得的。可巧那一次，在御书房内，光绪跟被慈禧太后钦点前来给他伴读的叶赫那拉静芬（就是今天即将乘着鸾舆进宫的皇后）拌了嘴，静芬一生气，就离开书房找她的姑妈慈禧去了，负责磨墨的小太监为了讨好皇帝，这才给他讲了上面的两个故事。他记得，当时他的师傅翁同和闯进来听到了，吓得面无人色，忙喝令那个小太监跪下来，鞭笞一顿之后，要他降旨将此人逐到颐和园承值，永不准到他身边“面圣”。现在不知他怎样了？……

唉，又走神了，想到哪儿去了？！“圣朝以孝治天下”，这样想是大不敬的。

他收回意马心猿，又听得司礼官在脚边把头碰着地面：“伏请陛下发舆！”

哦，是了，这是今天婚礼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仪注。

夫妻有敌体之尊，所以，“六礼”之中最重要的是亲迎。由宗室以至黎民，娶妻的时候都必须亲自出马。但作为皇帝老子，天下至尊，招摇过市，不但要考虑安全，而且大驾临门，连新娘和老丈人也得跪接，自然不大方便；要是不去呢，又于“六礼”有亏……好叫人左右为难！但好在清宫中多饱学之士，安邦退敌也许不顶用，制礼作乐却是绰有馀裕的。七嘴八舌，便兴起了一个新法：用一柄龙形的玉如意，请皇帝朱笔亲书一个“龙”字，然后放在凤舆之中压轿前往，作为“如朕亲临”的表示。

当下，光绪降阶而下，来到午门之外，作为奉迎专使的两

7 074686

福晋(满语中“夫人”的音转)、八命妇,一齐跪迎,献上朱笔。光绪接过,在如意正中,草草写上一个“龙”字,便掷笔而去。

光绪这个字写得非常潦草,至多是虚应故事而已。然而作为一个大婚的皇帝所该办的手续,总算都办到了,他眼看着鸾仪队出动了,龙亭前导(亭内供奉着他册封静芬为“隆裕皇后”的玉册金宝),风辇后随,二十四骏马,一色纯白,充当了古代天子驾车的“醇駟”,皮鞍簇新,铜话雪亮,红缨鲜明,鸾铃清脆,这都是“上駟院”花了八万两银子调教出来的仪仗。另外,还有大量的金珠宝贝。清朝推翻之后,从清室档案中曾经发现了光绪大婚时的妆奁清单:婚期前一天的定礼就有金如意三柄,帽围一百九十一匣,领围一百九十一匣,各色尺头三匣,铜珐琅太平有象台灯一对,紫檀龙凤屏风铜镜台一件(带大红缎绣金双喜字套)、紫檀雕福寿镜一座(带金卡子灯)、金大元宝喜字灯、金福寿双喜执壶(连环盘成对)、金粉妆成对,……共是六十八项,一百抬,除日用器具,文房四宝外,单珍奇古玩就有古铜周云雷鼎、古铜周父癸鼎、古铜蕉叶花觚、紫玉夔龙雕花插屏一对(带紫檀座)、脂玉雕松鹤山子、翡翠大碗一对,碧玉福寿圆光璧、古铜兽面双环罐等。到了二十五日正日子,又是玉如意一柄、领围一百九十一匣、各色福履一百九十一匣、针指花巾一百九十一匣、红雕漆喜字台灯一对,紫檀雕福禄寿镜三台(连大红绣缎帘)、金小元宝喜字灯一件,金油灯一件、金漱口盂一对,金抿头缸一对、银肥皂盒一对、银粉盒一对、镶银象牙筷成对,金喜字羹匙一对、金喜字叉子一对、黄地福寿瓷膳碗成对、金洗手盆成对、银痰盂成对、银涎子罐成对,此外,还有亲疏皇族、大小官员,轿马纷纷去迎接。

这次队伍里,要宝有财宝,要体面有体面,就是没有一样

最不可少的东西：爱情。这样一支漪软盛哉的行列，护送着他那份违心的封旨，启行了。

他长叹一声，上轿回养心殿而去，把恭与盛典的百官，太监，苏拉，宫娥都晾在了丹墀之上，面面相觑，每张脸孔上有一片疑云……

二、翁同和微语播情苗 光绪帝抚车思慧女

回到养心殿，他几乎要哭出声来了。

要在以前，他肯定要哭：往龙床上一倒，双腿一蹬，然后把一壳子眼泪痛痛快快地倒完了事！

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这样哭过了：七岁，慈禧决定要静芬给他伴读时，他哭过；十二岁，慈禧作主让他传旨行聘时，他又哭过。……但当时哭过之后，还有一个传统的声音慰解着他：“别急，别急，还远着呢？”

还远吗？不远了。迎鸾仪仗已经出发，不到两个时辰，那个女人就要来到这里当六宫之主了。他好象一头小兔，被人们一步一步地逼近陷阱。每走一步，那恐惧就增加一分。可到了陷阱边时，他反而哭不出声了。不是他不想哭，他长大了，不是七岁的儿童了，也不是十二岁的少年了，他是一国之君，他要对他的臣民负责。既然今天是黄道吉日，想必上苍也在俯鉴一切。他不敢以自己的哭声召来乖戾之气，破坏这一片融融泄泄的祥瑞之征。

忽然，从黄缎子帷幕滤淡了秋光的窗台上，他看见了那台火车，那台儿童玩具火车。

那是他上一次啼哭之后，闷闷不乐地回到御书房的时候，

翁同和师傅送给他的。

“师傅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火车。”

“辕驴往哪儿套哪？”

“这种车不用辕驴，烧上火就能跑。”

困锁深宫的十二岁少年，别的没见过，火还是见过的：御书房的读书灯，御药局的药炉，冬天的火盆……可他怎么也弄不清楚，那发热放光的东西跟驴和马有什么共同之处：“点上火，它满世界里跑，撞着人怎么办哪？”

“它不会满世界跑的。它要靠铁轨才能开动。”

十二岁的少年不知道“铁鬼”是个什么样子的怪物，竟然能推动那么多车辆！

“这些，都是泰西舶来之物。唉，洋人科学昌明，炮利船坚，我大清若不自强，怕是要自甘没落了！”

“泰西”，是清末国人中对西方的总称。翁同和忧国伤时所发出的这句由衷的话，却无意中点燃了他这个皇帝学生的想象力：“翁师傅，泰西的物件这么复杂，我中华就无人懂得了么？”

“有的。听说南方外省，有些能工巧匠，已经学会了驾驭甚至制造之方。就连封疆大吏，也已经有关于此的新派人物了。”他告诉光绪，这台玩具小火车，就是广州将军长叙家的二小姐送给她的业师、江西才子文廷式的，文廷式又转送了他。

“那长叙家的二小姐是个能人吧？”

“哪里？！她比皇上还小两岁，可是聪慧过人，人也长得灵秀极了。”

“怎么个灵秀法？翁师傅，你说详细点！”

翁同和正想详实上奏，但猛然记起了光绪昨天啼哭的原因，正是因为太后强令他向桂祥家行聘所致。他知道，此事关系到叶赫那拉家族的政治前途，非常微妙；更因为这个未来的皇后，说起来也是自己的学生，明哲保身的哲学提醒他不能在这微妙的问题上饶舌。于是，顾左右而言他：“这个、容日后再据详陈奏罢。现在，让老臣先给皇上上书要紧。”

四书，五经，破题，起讲……枯燥无味的填鸭式教学。广东接近泰西。长叙家的二姑娘懂得火车。比朕还小两岁，聪慧、灵秀……有人说，朦胧是一种完善的美，因为它把现实中本应存在的缺陷都掩盖了。翁同和这次失了策，他以吞吞吐吐的描述唤醒了这个少年朦胧的想象，却无法再把那魔鬼重新禁锢起来。此后，他在每个年龄相仿的异性身上都幻化出一个“长叙家二姑娘”的形象，她是俊秀无伦，聪明绝顶的。她凌驾于粥粥群芳之上，不但胜过了那些低眉俯首的宫女，还胜过了那些趾高气扬的公主、格格（满语小姐），就连那以姿容妍丽被选入宫来，给他伴读了五年的静芬，也给比下去了。

由行聘而大婚，中间隔了七年。这七年，静芬是遵着祖宗成法，回避了她的未婚夫，而在娘家深居简出。光绪对婚事是拖得一天算一天，静芬不在身边，他乐得六根清净。而在心灵深处，关于未来的配偶，在绝望中还抱着一丝希望，朦朦胧胧，还希望那位在幻想中完美无缺的姑娘能到他身边来：可能天命所归的天子能有奇迹天降，只要大婚一天不举行，那幻想就总还有一丝的希望！

可是，现在，他是彻底地绝望了。刚才，他已经亲手签署了自己爱情的死刑判决书，至多一个时辰以后，那个女人就要来了。他心目中那个美丽的影子，今后将永远摒弃在他的生活圈

子之外了。

他伏在书几上，嚤嚤地哭泣起来。

这时，王商却闯进来了：“报事人说，皇后已经在桂公爷府升舆，请皇上快快更衣！”

王商跪着呈上新衣。光绪怀着一种更换囚服的心情伸出手去，让他给装扮起来了：一套满绣金龙的吉服，一顶明珠顶儿、黄丝络儿的围帽，衬着一副失魂落魄的愁容。他忽然感到心头一片焦躁，一伸手摘下围帽，顺手撂在地下，还疯狂地撕扯着要剥下身上的吉服。

总宫太监跪地叩头，他听如不见；连平素最得宠的王商，也说不进半句话去。

狗急了还跳墙哩，何况一个十九岁的男子，更何况这个十九岁的男子还贵为天子！

在一片僵局中，日移晷影。

司礼监只好叫人去奏闻太后。

步声杂沓。宫巷间早传来了太后宫中总监李莲英的尖声：“老佛爷有旨，请皇上急速更衣！”

“老佛爷”，她是活的祖宗，天地的全权代表！

光绪长叹一声，从龙床上闷恹恹爬起来了。

三、拈桃箭古礼抒新怨 对红烛咫尺若天涯

叶赫那拉静芬接受了“隆裕皇后”的封号，辞过了祖宗牌位、父母双亲和兄弟姐妹，在两福晋、八命妇的簇拥下登上凤舆，看到轿门轻轻关上了，铜锁啪嗒锁上了。轻轻离地之后，她就好象在满天云雾里飘浮，整个儿浑浑噩噩的了。她隐隐约约地听到八音的奏鸣，兵丁的喝道，臣民的赞叹，感到轿子左拐右拐，向东向北，然而并不知道她到了什么地方。她今天一早就听说，凤舆走的将不是直线，左弯右拐，能走的道儿都走一遍，那条犖路，还预先儿铺上了洁净松软黄沙，反正皇上有的是银子，轿夫多的是力气。破上俩时辰，风风光光地溜个大弯儿，给叶赫那拉家露露脸儿，让人家懂得，桂祥桂公爷府上出了个当今皇后，阁府老少爷们，一夜之间都成了国丈国舅，看谁还敢侧着脸儿哼个不字？大门隆隆的开启声。“大清门到咧！”她隐约听到轿夫如释重负的私语。她听说，昨天晚上，大清门的一座牌楼失了火，这是咸丰年间她姑妈进宫那会失火以来的第二次。她好奇地想看看火场的痕迹，可是，任啥也看不见，满眼黑古隆冬！对于这场火，外边议论纷纷，有说是不吉之兆！大则不利于清室，小则不利于皇后。可她们家则另有她们家的解释。火是升腾热烈之象，如果说第一场火为那拉家创